



事類賦
离

卷十九禽部二
雁 烏 鵲 燕 雀 离
卷二十獸部一
麟 象 虎
卷二十一獸部二
馬
卷二十二獸部三
牛 羊
卷二十三獸部四
狗 鹿 兔

事類賦卷之十九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禽部

鴈

烏

鵲

鸞

雀

鴈

邕邕鳴鴈順時翱翔詩曰邕邕鳴鴈東海申歌於漢武

漢書曰武帝太始三年東睢陽見養於梁王漢書曰

睢陽國中賀秦繆之得士說苑曰秦繆公得百里奚

作鳧鴈池悲虞固而隨喪會稽典錄曰

福公不辭再拜而受輒飛逐焉及卒官鴈隨喪至餘姚墓前歷二年乃去

或曰駕鵝廣雅曰鵝鵝鵝亦稱足蹠爾雅曰鵝鵝

間有幕蹠屬既聞其維索飾布儀禮曰大夫相以索如

相著蹠音上既聞其維索飾布儀禮曰大夫相以索如

布謂縫衣其身也維謂繫連其足以亦同乎三帛五

玉書舜典曰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可以飼糝賈誼

鄒穆公令食鳧鴈不宜食粟博物志曰鴈食若乃入

梁州而逾塞梁州誌曰梁州縣界有鴈山傳云此山

過高柳而知門山海經曰鴈門山鴈應季冬而北嚮

禮曰季冬之候白露而來賓周書曰白露之日鴻鴈

獻伯陽而聽政左傳曰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邠人

之說因訪政事大說諫梁君之殺人新語曰梁君出

射之道上有驚鴈駭者梁王怒命射此人其御公孫

龍諫曰昔衛文公時大旱三年上云必須人祀文公孫

日求雨為民也今殺之不仁吾自當之言未卒雨下

人君重鴈殺人何異虎狼梁君引龍登車入郭呼萬

獵得善言也今日今有明行列之次取儀禮曰以鴈為

辨長幼之紀說苑曰以鴈為禮見殺遠殊於山木莊子

子行於山中見大木伐木者止其傍不取問其故曰

不材之散木無所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

年出於山及邑舍故人之家故人喜具酒肉令豎子

殺鴈烹之豎子請曰其一人之鴈能鳴其一鴈不能鳴奚

木以不材得終不能鳴者明曰弟以問曰昨日山中

將處處夫材不材歎曰問入用近同於士雉儀禮曰大夫

唯大夫而為贅見上入用近從風後先淮南子曰鴈

變氣力春秋繁露曰凡贅大夫用隨陽飛止春秋說

鴈南也以禮既傲於太守漢書曰廣遼將軍皇甫規

陽動也

買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見規色不存於

夫子家語曰孔子之衛衛公與孔子語見飛若其遇

明月而雙墜北齊書曰斛律光從文襄出野見雙鴈

馬集河西而五色漢書曰宣帝於西河築殿前入上

虞而治田十三洲記曰上虞有鴈為民治田春銜拔

害此鳥犯則在南康而浮石南康記曰平固縣有覆

至秋有一石鴈浮在湖中每翔於廣澤常避繳而銜

盧淮南子曰鴈銜蘆來自窮邊亦傳書而係帛史記

武在匈奴中昭帝遣使和親常患夜見漢使使謂單

于日天子射土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

澤中使者如其言單于大驚乃使武還

鳥

伊莫黑之孝鳥詩曰莫黑匪鳥春秋實至陽之純精

元命苞曰流火為烏陽既稟受於瑤光運斗樞曰瑤

精在日中從天以照也禮義修物類合鄭人既

亦合應於維星春秋運斗樞曰維星明則日

瞻於楚幕左傳曰楚子元伐鄭諸侯救之楚師夜遁

晉師亦候於齊城左傳曰晉伐齊師夜遁

向告晉侯曰城上若乃城上畢逋續漢書曰桓帝時

有鳥齊師其進畢逋一年生雛公為吏府中朝夕

子為徒一年徒死百乘車漢書曰武帝時何

為大司空備三公官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

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去不來者

老異之感陽頽而口傷有異死曰陽頽以純孝著聞後

背傷銜鼓之象欲令聾者遠聞即於其行為燕丹而頭

處立縣名鳥傷莽改為鳥孝以彰其行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

白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

仰天歎息鳥即頭白馬即子推嘗見於蔽烟曰拾遺記

生角秦不得已而遣之馬即子推嘗見於蔽烟曰拾遺記

公燒山求子推子推抱樹有一白鳥王母亦聞於傳

從烟蔽之推死文公為之斷火一月鳥王母亦聞於傳

食括地圖曰崑崙山在弱水中非乘龍至於借樹為

詩唐書曰李義府召見太宗試令詠鳥雲日裏揚朝

當全樹借汝集廬作賦成公緩鳥賦序曰有鳥集余

豈惟一技詩曰瞻烏爰止亦聞之於返哺春秋曰

既瞻之於爰止詩曰瞻烏爰止亦聞之於返哺春秋曰

鳥為陽陽氣又若夢豐邑而肇漢祖父家于豐其妻

仁故反哺又若夢豐邑而肇漢祖父家于豐其妻

嘗夢赤鳥若龍戲已入武昌而瑞吳鳥志曰武昌赤

而生執嘉是為太公入武昌而瑞吳鳥志曰武昌赤

赤豕至而飛精滅迹郭璞洞林曰寧遠將軍景則其

鳥豕至而飛精滅迹郭璞洞林曰寧遠將軍景則其

小過案卦當取獨蹄猪畜之如其言後婦人始眠見

一丈夫衣服盡黑婦人語其來前不肯言有所畏遂

泣而去病始小間吾嘗論此事烏曰禽猪月畜水火

相忘自然之數取太陰之伏物消太陽之飛精日中

三足故以獨雀生而有夏為墟說苑曰孔子云存亡

足者當之雀生而有夏為墟說苑曰孔子云存亡

帝辛之時雀生鳥於城隅古者曰小生大國家必斷

社帝辛信之而不治國乃至滅亡此詭禍為福也斷

領用致於馴狎而食安得不馴乎夫明王畜臣亦然

也縮掌自分於醜類爾雅曰鳥鵲醜其掌巢煬帝之

惟惺隋書曰煬帝起官丹陽將游於江感文王之孝

梯瑞應圖曰文王時見應識則群飛集樓口侯景篡

位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鳥萬計集俵偽則一足

于門樓童謡曰白頭鳥拂朱雀還與吳集俵偽則一足

墮地唐書曰天授元年有皇嗣言前三足鳥者天后以為周

須臾鳥一又聞射彼日中曾見日射注愛之屋上六韜

足果墮地又聞射彼日中曾見日射注愛之屋上六韜

日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旦曰臣聞愛集庭既

其人者愛其屋上鳥憎其人者憎其除胥愛集庭既

美於有虞抱朴子曰夫鳥何三足集其庭曾子鋤瓜三足萃

美於有虞抱朴子曰夫鳥何三足集其庭曾子鋤瓜三足萃

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子鋤瓜三足萃

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子鋤瓜三足萃

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子鋤瓜三足萃

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子鋤瓜三足萃

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子鋤瓜三足萃

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子鋤瓜三足萃

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子鋤瓜三足萃

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子鋤瓜三足萃

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子鋤瓜三足萃

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子鋤瓜三足萃

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子鋤瓜三足萃

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子鋤瓜三足萃

其攫肉更聞於亭長漢書曰黃霸為潁川太守遣吏有所伺察吏不敢舍郵亭食於

道傍鳥攫其肉吏見霸霸迎勞之曰甚苦皓質見范

雲之對齊書曰高帝時有獻白鳥帝問此何瑞范雲

朱羽聞薛綜之詞薛綜赤鳥頌曰赫赫赤鳥惟

必飼其丹肉抱朴子曰取鳥之未生毛者以丹和牛

壽五群飛或認於旌旗北史曰齊高世辨性法周師

西望遙見群鳥飛起以為候宗慄之哭泣後周書曰

旌旗即馳還不敢反顧助蕭放之哀悲北史曰

憂哭嘔血每有群鳥數千集居喪以孝聞居廬室前有二慈鳥來集或啄馬申之

劇庭飲啄每臨時舒翼悲鳴全似哀泣陳書曰司馬申短毛喜於後主使其廢錮申嘗書

口寢於尚書省下有鳥啄其口流血時論以為致所萃曾子之冠美於有虞注王吉射之而必中

帝起居注曰上東巡泰山到滎陽有鳥飛鳴乘輿上

虎賁王吉射之中而祝曰鳥鳴啞啞引弓射之洞左

腋陛下壽萬萬年臣為裴俠指之而能言北史曰西

二千石賜錢二百萬裴俠指之而能言魏裴俠年

七歲不能言後於洛城西見群鳥蔽既為城於田緒

天舉手指之而言因此聰慧異常童既為城於田緒

之境唐書曰德宗時鄭汴二州郡鳥皆入田緒李納

信宿如故鳥亦集戟於仲穎之門唐書曰柳仲穎自

口皆流血亦集戟於仲穎之門唐書曰柳仲穎自

群鳥大集於昇平里弟庭樹架皆滿或銜珪而降

後為天平節度而鳥不集乃卒於鎮或銜珪而降

社墨子曰赤鳥銜珪降也或集柘而為弓見弓賦鳥帝

業興隆王屋嘗觀於流火尚書中侯曰周天子發渡

為未皇居壯麗靈臺亦藉於相風述征記曰相風鳥

鵲

鵲鳥醜其飛也醜出爾雅注云醜疎應必先事易通卦驗

曰鵲先物而動也先事巢於季冬禮曰季冬之性何

知而避歲說文曰鵲知太歲此非才智在自然也鵲理

何由而向風淮南子曰鵲巢向風之所起注傳帝女

於南陽廣桑樹上正月一日銜柴作巢得仙居南陽

或作白鵲或作女人赤帝見之名帝女桑誘之見雕陵於

莊子來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

注樊藩也運寸可方朔則識其順風東方朔傳曰孝

曲一尺感觸也傍風則傾背風則知之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陸賈曰自古

則信其有喜人西京雜記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曰自古

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知來識修短之分淮南子

而百事嘉况人居重位乎知來識修短之分淮南子

知微則修然有此修短之分也鳴鵲是知來歲多風

則巢於下枝而童子乃探其卯是不懸肉見交感之

知往各有所能故曰長短之分也懸肉見交感之

理淮南子曰赤肉懸則鳥鵲集鷹隼在至德之世其

巢可窺莊子曰至德之世鳥窺集高城之危失時而起

莊子口鵲上高城之絕而巢於高樹之顛城壞巢折

陵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鵲

起或抵玉於崑山鹽鑊論曰中國所鮮外國或墮

地於燕池五行傳曰昭帝元鳳中鳥鵲闔於燕王化

印既聞於雨霽後有神記曰韋山張顛為梁相天新雨

為一圓石顯推破得一府顯後官至太尉繞樹更見

印顯以上聞藏之秘府顯後官至太尉繞樹更見

於星稀魏太祖詩日月明星稀鳥鵲則有朱據焚燎

吳志曰赤鳥十三年有兩鳥銜鵲墮王澄採取晉書
東觀孫權使領丞相朱據燎鵲以祭
澄為荊州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孫和
脫衣上樹探驚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
既慮於傾危吳志曰孫和為南陽王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於帆檣官僚皆憂慘以為檣
未傾危之象既實申亦招於權賂唐書曰實申宰相
而和果敗焉實申亦招於權賂唐書曰實申宰相
申每議除授多訪於申或泄之以亦有葺乾陵之殿
招權受賂每所至人謂之喜鵲
唐書曰大曆八年夏四月月乳陵凡一十五處宰臣等上
鵲銜柴及泥補葺殿之隙壞凡一十五處宰臣等上
表賀巢發石之車唐書曰高祖圍堯君素於蒲州糧
心遂離官軍斬或得名於神女古今注云鵲或共止
其首傳之京師或得名於神女古今注云鵲或共止
於巢鳥隋書曰郭雋字弘文太原人家門雍睦七世
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爾其採粟環丘之上拾遺
後詣其家勞問之敬音獨爾其採粟環丘之上拾遺
圓橋之山名環丘上有湖方千里多大鵲高一銜火
丈群飛於湖際銜採不周之粟於環丘之上

清溪之側洞冥記曰帝解鳴鴻之刀賜東方朔朔曰
銜火於清溪之上推子信之妙術北齊書曰武衛
人張子信對坐有鵲鳴於庭樹闔而墮焉子信曰鵲
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樹拂堂角則今夜
有人喚公不得往子信去後果有風來至夜高嚴使
召宋洛且云勅喚宋洛欲赴其妻苦留稱墜馬腰折
免於伏管輅之精誠魏志曰管輅至安德令劉長仁
難於伏管輅之精誠魏志曰管輅至安德令劉長仁
急輅曰鵲言東北一婦昨殺夫牽引西家候不遇日
在虞淵之際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
其夫詐言西駕言西土曾聽王母之謠穆天子傳曰
世人殺我婿駕言西土曾聽王母之謠穆天子傳曰
世民謠憂以吟曰但彼西土爰居于野豹虎為考彼
羣於鵲與處嘉命不還我惟帝女於讀為鳥
國風亦比夫人之德詩曰鵲巢夫人之德國君積行
之有

鸞

尾象性知戊巳博物志曰鸞戊巳日不銜泥翔景素

之煙雲談藪曰宋宣王景素鎮朱方嘗與劉璉同在

有靈性而獨賦於鱗羽乎若斯鳥也遊則參於煙雲

乎物得失不閑集馬樞之案几陳書曰高士馬樞目

於心一何樂哉白鸞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為少皞而司分

時上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以高襟而見祀賦見箭

子云少皞鳥師而鳥名玄鳥氏以高襟而見祀賦見箭

司分者也注春分來秋分去以高襟而見祀賦見箭

子注亦聞食之而不宜入水博物志曰人食鸞肉不

拙之而可以療饑晉書曰中原喪亂鄉人遂共推鄰

險百姓饑饉野無生草有志詎知於鴻鵠勝輟耕歎

掘野鼠蟄鸞而食之有志詎知於鴻鵠勝輟耕歎

日鸞雀馬知見殺常因於蒺藜實驗記曰沛國周氏

鴻鵠之志見殺常因於蒺藜實驗記曰沛國周氏

有人求乞飲聞其兄聲問之具以實對客曰君子還

內思過既異其言知非其人良久出云都不憶有罪

過客曰試更思幼時事入內食頃出日記小兒陸當

牀有鸞巢中有三子母取出食因取三蒺藜各與之

吞即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常自悔責客變為京

道人之容曰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兒即皆能言京

房術精既言於天女京房易占曰山見白鸞其君宜

茅君僊去曾食於神芝茅君內傳曰向曲山上有神

紫形如葵藿葉上有形鸞象光明洞徹食一林拜為太清龍虎仙君

雀

伊翩翩之小鳥實瑤光之下淪春秋運斗樞曰既目

之曰憑霄拾遺記曰舜葬蒼梧野有鳥如丹雀自丹

羣飛銜亦號之為嘉賓古今注曰雀一名嘉賓變化

嘗聞於入水禮曰季秋雀入翔集更見於依人說文

依人小則有報揚寶而銜環續齊諧記曰弘農楊寶

黃雀為鳴臬所搏塗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實見愍之
取歸置中箱中食以黃花百餘日羽毛成朝去暮環
一夕三更寶讀書未聞有黃衣童拜曰我王母使
使蓬萊不慎為鳴臬所搏君仁愛見拯以白環四枚
與寶曰令君子孫位三公當如此環寶為王祥而
生震震生秉乘生賜賜生處曰世名公忽有數十黃
入帷雀飛入其幕得以供母鄉里以為孝感所致
或出崑丘仙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或出條枝東觀漢記
安息王獻條支大如甕嘉不疑之頌雀之瑞周下疑已作
雀此雀卯大如甕嘉不疑之頌雀之瑞周下疑已作
須曹公忽授紙筆立令美公幹之詩翻野青雀棲竄
復作既成操大奇之
泉棘蕃朝拾平田粒夕飲曲池探而反之既稱於齊
景晏子春秋曰齊景公探雀鷺弱反之晏子再拜賀
也育禽獸而慎所從也蓋聞諸仲尼羅者所得雀皆
若此况人乎慎所從也蓋聞諸仲尼羅者所得雀皆
曰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雀從黃口者得孔子願謂
曰黃口從大雀者不得大雀從黃口者得孔子願謂

弟子慎所從至若奚奴長嘯異苑曰上虞縣家奚奴多
來萃夜哭於側河南幼射北史曰後魏河南王曜五歲
窟悉死於側廉范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
馬樓上既憂於廉范後漢書曰揚由蜀郡人為文學
廉范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斗下亦
為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斗下亦
驚於思話宋書曰蕭思話在青州常有鬪銅斗覆在
而雙雀頌其不亦有狎異類於寒嶺去太陽州三十
祥乎俄而被繫亦有狎異類於寒嶺去太陽州三十
里便有雀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綴五彩於邯鄲孔
小白鼠亦如家鼠色黃而無尾綴五彩於邯鄲孔
子曰郭郭民以正月日獻雀於趙而綴以五彩王大
悅申叔告子順曰王何以對曰正旦放之示有
生也子順曰此處委巷降含章之禁闢隋書曰開皇
之鄙事非先王之法也降含章之禁闢隋書曰開皇
於含章門高祖喜曰文不加點筆無停毫常聞此言
製頌奏之高祖喜曰文不加點筆無停毫常聞此言
今見其事因銜靈寶之仙篇也吳王伐石治宮而合
賜物二百段銜靈寶之仙篇也吳王伐石治宮而合

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問仲尼曰赤雀

衛書以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曰此乃靈

方長生之法禹所服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又聞彈以

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明珠太玄經曰明珠不當也化為黃土春秋孔子演圖曰鳥化

赤雀集書上郭璞之占集鷄郭璞洞林曰丞相府有

驅之復來如此再三令璞卜揚宣之知覆粟舊傳曰

揚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

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至前數里果有覆粟

呈藻翰乎永安東觀漢記曰永安十七年公卿以神

作神頌翔皓羽於東園燕書曰愍帝時以異挾彈見莊

辛之說戰國策曰莊辛謂楚王曰夫雀俯啄百粒

王孫左携彈右攝沾衣聞少孺之言見露賦少孺假

東萊傳巨公之異漢武故事曰拜孫卿為一郎持節候

文自稱巨公牽黃犬持黃西域有班超之貢曹大家

雀云欲謁天子因忽不見西域有班超之貢

為西域都護獻大巢桂樹而成篇古詩曰桂樹秋不

集不其而作頌謝承後漢書曰琅邪董仲為不甘令

亦有生三河而鼓翅青雀受性孤且奇昔生三河側

鼓翼帝出貝多而善舞述異記曰周成王元年貝多

聞集肩於潘樂北史曰潘樂字相貴初生有一雀止

相貴後見入懷於唐祖唐書曰高祖斬王威於大流

以為字見入懷於唐祖唐書曰高祖斬王威於大流

火既聞於太伯尚書中候曰維天降紀太伯出狩至

銜錄集于公車探鷲亦傳於主父史記曰趙武靈王

章而傳國於公子何主父遊沙丘公子章作難與何

戰敗章趨主父主父聞之何遂圍主父飢探雀鷲而

食之三月餘苟逍遙於蕃籬又安知夫鵬舉

遂餓死沙丘

事類賦卷之十九

事類賦卷之二十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獸部

麟象虎

麟

伊一角之仁獸

爾雅曰麟屬身牛尾一角

稟五行之粹精

蔡邕月令曰麟

五行之粹精也

必含仁而懷義

說苑曰麟義音中律呂懷義音中律呂

不羣居而

旅行

說苑曰麟音中律呂而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既為

瑞於孝章

東觀漢記曰章帝

亦見識於徐陵

三國典畧曰徐

陵年數歲家人攜之以候沙門寶感王者至仁而出誌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詩疏義曰麟角端有肉音遇海內一主乃生春秋感

中黃鍾王者至仁則出麟一角明海若夫狼頭馬足麋身牛尾

色馬足也黃視夫子而吐書遇赤松而見捶孝經曰孔

如麋羊頭一垂麟傷前左足兒曰吾為赤松子見一禽

孔子精而讀之三卷詩著于嗟詩曰麟之趾振振歌稱

窮矣猶孔叢子曰鋤商獲麟孔子觀之泣曰予之於人

世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窮矣乃歌曰唐虞之

麟兮我心憂因此幽憤作春秋馬必好生而惡殺卿

子曰古之王者好生故修母而致子蔡邕月令章句

於土故修其子或泣之以修魯史或獲之以賜虞人左

母而致其子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鋤商獲麟以為

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注云仲

尼悲周道之不與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懼猛獸

絕筆於獲麟一句所感而起故以為終也

者王濬晉書曰王濬平吳波濤上表識同本者終軍

漢書曰終軍從幸雍獲白麟一角五蹄又得木枝傍

出輒復合上異之終軍對曰野獸并角明同根也眾

技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剝胎破卵則

不至春秋感精符曰王者不割視明禮修而必臻蔡

禮修則麟臻則有鳴云遊聖鳴曰遊聖兆鳴曰歸和

夏鳴曰扶幼音中黃鐘毛詩疏義曰麟馬非時則棄

放郊外家語曰叔孫氏之車子鋤商採薪於大野獲

郭外孔子觀之曰麟也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淚沾

之有道則遊於囿中尚書中候曰黃既云稟歲星之

精春秋保乾圖曰亦言得機星之秀春秋運斗樞曰

雖曰毛蟲之長六十而麟為之長實有千歲之壽

麟壽千歲曰麒麟復有從百獸而為瑞晉書曰麟見百獸從

即三河王位禮曰麟以為畜則每闔則日必無光孔春秋

獸將不狘禮曰狘狘呼厥友每闔則日必無光孔春秋

圖曰麟木精也闔則日月無光注曰麟龍在彼郊禮

少陽精闔於地則日月亦將爭於上麟龍在彼郊禮

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受遠夫網罟昭王麒麟

麟讚曰游必擇地翔而後處不入陷故效質於漢庭

嘗見孟堅之賦班固兩都賦曰九

象南方之美者梁山之犀象馬出爾周澄上言可洗之

而療疾唐書曰高宗時周澄國遣使上表云訶伽國

愈疾請發兵迎取以獻上曰無益蒼舒有智亦秤之

而刻船舒秤象注則有束刃於鼻三國典畧曰周軍

梁奴取之以戰揚忠射之象反走繫燧於尾左傳

代楚執燧象以奔吳師雖質大於牛文子曰見象之

而目不逾狝萬震南州異物志曰象之為獸形體特

如尾服重致初一乳而三年說文曰象一乳卒焚身而以

遠行如山徙若乃放於荆山之陽唐書曰永徽以

齒左傳曰象有若乃放於荆山之陽唐書曰永徽以

馴象凡三十二皆於禁中頗有善舞者陽養之泉澤

德宗即位以為物性不遂放於荆山之陽陽養之泉澤

之中晉諸公讚曰晉時南越雖稟精於瑤光春秋運

而為象散終見制於越童論衡曰夫十圍之牛為越童

所至若出伊水之長洲王韶之始興記曰伊水有牛

乾陀之異域後魏書曰乾陀國好征戰有闍膽隨月

轉嶺表異錄曰象肉有十二鼻為口後逾見上目不遇

師子而必奔宋書曰宗慤伐南蠻蠻人以具裝被象

皆返走遂破之顧脫牙而尚惜真物志曰象千歲脫

潛易之見皮而泣夫象見子皮而泣周何忍哉爭

鼻而食嶺表異錄曰潮循人捕臨刑既聞於泣血諸

公讚曰晉時南越致馴象後象以鼻擊害人喪唯

亦致於連溺博物志曰象各塗身獨不飲酉食肉或

問其所以輒流出九真與日南吳錄地理經曰九真

耕蒼梧及會稽帝正世紀曰舜葬蒼入彼夢思既見

災於張茂晉書曰張茂嘗夢大象以問萬推推曰當

而以齒焚身後必為人所殺茂後為吳俾之率舞亦

歸功於賀齊吳書曰賀齊為新都太守孫權出祖道

貢珍狡獸率舞非君而誰也

虎

伊彫虎之猛噬感樞星之下淪運斗樞曰樞既目之

為獸長風俗通曰虎者長亦號之為山君說文曰虎

耽其視易曰虎視眈眈般般有文考異邨曰三九二十

月而生陽文者陰陽雜也牛哀七日而變體淮南

昔者牛哀病七日化而為虎其兄啓戶而入虎搏而

殺之方其為虎也不知其嘗為人也方其為人也

知其將封邵一旦而食人述異記曰漢宣城太守封

呼日封使臣時人語曰無作則有刻玉為毛拾遺記

二年嘗涓國畫二者名烈裔刻兩白玉虎飛去明年

南郡獻白虎二視之乃玉虎鑄銅作器西京雜記曰

也命去目睛乃不能復去李廣獵冥山

之北見卧虎一矢斃之以頭為枕示服李禹入窞而

絕纜漢書曰李禹有勇上召使刺虎懸下圈中未至

朱亥在檻而裂背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

背裂血濺虎終不敢動別有厄李后於宮內

武母李太后給卑役不預焉相者指之此當生貴子而

有虎厄帝因幸之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既登尊位

服相者之驗而怪有虎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畫作

虎因以手打虎戲便患舐介象於山中

神腫痛遂以疾而崩舐象額象寤謂虎曰天使汝

來侍衛我者汝且停若山神使汝試我者汝自去虎

乃詎能緣木淮南子曰蛇不可使緣木祗可生風萬畢術

風則生兔首伏罪後漢書曰童恢字漢宗為不其令戶

虎恢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

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若是殺人者

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

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一乃踴躍自奮遂放之僧照

尾求食漢書司馬遷書曰猛虎在山百獸震恐

識南山之嘯俗說曰齊沈僧照嘗校獵中道而還左

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李廣射北平之石漢書曰李

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射之終不能入石食肉則世祖命

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不能入石食肉則世祖命

射魏名臣奏曰世祖時有獻虎者問虎何食對曰食

之攀鞍則張昭變色吳志曰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

而諫權謝曰少年慮事不遠或名李耳

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或名李耳

說虎本南郡中廬李氏公所化為呼李耳虎即喜呼班

便怒又方言曰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虎食物值

耳即止以觸或號於菟左傳曰鬪伯比淫於邲女生

其諱故也

虎乳之邱子田見之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
菟故命之日闞穀於菟注夢澤也穀乃后切菟音徒
或生於孟山穴之海經曰孟山鳥鼠同或畜之東虞穆

子傳曰有虎在於葭中七萃之士曰高奔戎乃生至
捕虎而獻之天子命為柙而畜之東虞是日虎牢至

有中黃能搏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馮婦善
捕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有衆呂蒙探穴而靡憚日呂志

蒙欲從軍毋止之蒙曰王戎逼欄而不懼傳竹林七賢
帝於宣武場上為欄闕虎使力上逆與之搏我年七

歲亦往觀焉虎承間薄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
辟易顛仆我安然不動帝於哭哀既感於仲尼禮子曰

閣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焉哭哀既感於仲尼禮子曰
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感而聽之使

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對曰然昔吾
舅死於虎吾夫又死於虎今吾子又死焉夫虎曰何

謂不去曰無苛政子曰死於虎今吾子又死焉夫虎曰何
縛急更憐於呂布日英雄記曰曹公擒呂布顧劉備

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曰縛若夫梁鴛養之而有
餓虎不得急乃命緩縛布曰縛若夫梁鴛養之而有

法列子曰梁鴛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血
氣者之性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

與之怒也其決之怒也全物也卞莊刺之而得宜春秋後語
謂陳軫曰今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

或謂勿救便子為寡人計之軫曰昔卞莊子方刺虎
而下堅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爭必鬪鬪

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
卞莊子以為然立而顧之功今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是

者死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是
必大國傷小國亡從而伐之一舉必有感讒言而游

市韓子曰龐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日不
三人言王信乎寡人信之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

而三人言王信乎寡人信之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
三人言王信乎寡人信之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

從邯鄲還果不得入感道術而還兒猛續搜神記曰吳
鄒惠政迎猛夜於家中庭燒香忽有虎來抱政兒超

籬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虎去數步忽然復送

籬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虎去數步忽然復送

籬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虎去數步忽然復送

籬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虎去數步忽然復送

籬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虎去數步忽然復送

兒婦政遂精進 文彩未成已有食牛之氣 尸子曰虎

乞為好道士 爪牙斯備則全伏狗之威 韓子曰夫虎

未成文已有 狗者爪牙也 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

於狗矣 人生者以刑德制臣 今君若失其刑德而使

臣用之則君 反制於臣矣 至若值法雄而息暴 後漢書曰法雄為

江沔雲夢藪澤多虎 狼暴前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

者甚眾 雄移書屬縣曰 虎狼在山林猶人居城市古

敢至化之代 猛獸不擾皆由仁及飛 走太守雖不德

息避劉陵而遠徙 謝承後漢書曰 豫章劉陵字孟高

之皆徙他縣 陵之官修德政 感劉昆弘農之政 後漢

逾月 虎悉出 界夫民皆遷之 弘農太守先是 嶠澠驛道多

劉昆 字桓公 光武時為 弘農太守 先是大行 虎皆負子渡河

後徵 為光祿 勳詔問 昆曰 前在江陵 返風滅火 後守

弘農 虎北渡 河行何 德政而 致是乎 昆對曰 偶然耳

乃左右 皆笑其 質訥 帝歎曰 此識宋均 九江之理 書曰

宋均 遷九江 郡多虎 暴數人 為患常 募設檻 奔而猶

多所 托勞勤 張捕非 憂恤之 本也 其務退 奸貪思 進

忠善 可一去 檻奔除 削課制 其後傳 言虎相 與東浮

渡江 燒皮辟 惡飲風 俗通曰 卒得病 燒虎皮 懸鼻宜子

河圖 曰懸虎 鼻門上 宜官子 孫帶印 綬懸虎 鼻門中

周一年 取燒虎 作屑與 婦飲之 二月 中便有 兒生 貴子

勿令人 知泄則 不見之 扶南既 聞決訟 異苑曰 扶南王 范

魚若有 理穢未 知曲直 便投與 魚虎將 有以也 度朔亦

云食鬼 時有俗 通曰桃 梗葦莖 兄弟二 人性能 執鬼度 朔

山上 桃樹下 簡閱百 鬼無道 理妄為 人禍者 縛以葦

索執以 食虎於 是官常 以臘除 文飾桃 人畫虎 於門

壽至千 歲抱樸 子曰虎 及鹿兔 皆壽長 過百里 抱樸

蔡誕入 山還其 家云被 謫到崑 崙崑崙 山下白 石虔

能拔虎箭不石處至虎邊拔一箭虎跳石宜咎叱咤

而弭耳釋虎將執之宜咎叱之虎弭耳而服或驚駭

而放市管子曰桀之時女樂三萬或婆娑而渡水俗

通曰宋均為九江太守虎負子渡江按虎毛婆娑寧

於虎郭文探鯁鯁孝子傳曰郭文為虎探子華斷

羊商氏世說曰亮字子華少學公羊十四舉孝廉到

以其或助區寶之際王孚安城記曰都區寶者後漢

廬中即以蓑衣覆藏之鄰人尋跡問寶寶曰虎豈有

通於神明或送王業之喪陳留者舊傳曰王業字子

於支江有三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喪去或厭

赤刀之術西京雜記曰鞠道龍善為幻術嘗云東海

黃公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或佩黃神之章樸

為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為戲四寸其字百二十豈

子泥封著所任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豈

獨紫葛驗江陵之化博物志曰江陵有猛人能化為

衣足抑亦白質為魏世之祥魏畧曰文帝欲受禪郡

無踵國奏白虎二十七見

事類賦卷之二十

事類賦卷之二十一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獸部

馬

馬

夫驥不稱力而稱其德出論語若夫產余吾而生渥洼

漢書曰元狩二年馬生余吾水中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來東道而出

西極漢書曰武帝天馬來歷無草在千里來東道天馬來

龍觀之媒游閭騰黃驪馵之姿瑞應圖曰騰黃驪馵皆

則倣儻權奇之質漢武天馬歌曰志倣儻精權必也

資無鬼之精鑿莊子曰徐無鬼云吾相馬直者中繩

也籍九方之妙識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伯樂對

之臣也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

在沙丘穆公曰何馬對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色物

而驪公不悅召伯樂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色物

天機也弗能知其精又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

下之然後可以驂乘旦駕齧膝漢書王褒聖主得賢

馬也然後可以驂乘旦駕齧膝

都越國王良執鞭韓哀附輿縱馳聘騫忽如景靡過

息何其若亡若失列子曰伯樂對秦穆公曰天下

喪若一莊子曰天下馬有成林若亡若失若其所軼昆鷄

於姑餘過歸鴻於碣石淮南子曰若夫鉗旦大丙之

而自舉也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足耀而玄運

電奔而鬼駭過歸鴈於碣石軼昆鷄於姑餘非思慮

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胷中精神喻於六馬以

弗御御之者也注云鉗旦大丙太一之御也姑餘在

吳超然長驚萬里一息者也乘旦注驂若夫周穆八駿

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華騶而左綠

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天子主車造父為御次車之

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驂道驪而左山子伯天漢

主車參伯為御奔戎為右東南翔行馳驅千里

耳青驄龍子驎駒

絕塵號為九逸

劉備的顱

表曾請宴會荆越蔡瑁

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廝潛遁所乘馬名為的顱

至襄陽城西檀溪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顱今日厄

可不努力力的顱一

唐公肅爽

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

與三年止之唐人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

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歸唐侯爽音霜

將軍則白

魏志曰龐真討閔羽親與羽交戰射羽中

額時惠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

使君則黃

獻帝春秋曰曹操使君何在答曰騎黃馬

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使君何在答曰騎黃馬

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使君何在答曰騎黃馬

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使君何在答曰騎黃馬

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使君何在答曰騎黃馬

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使君何在答曰騎黃馬

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使君何在答曰騎黃馬

者得是也因得免絢練半漢顏延年奉詔作楮白馬賦曰別輩

龍雀蟠蜿沛艾騰驤以景焜龍騰驤而沛艾象月

善走應春秋說題辭曰地精為馬十二月而善走行地無

疆易坤卦曰牝馬或著翰如之象易曰白或傳沃若

之章詩曰我馬維美伯厚之似狗謝承後漢書曰朱

初為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賊罪并連匡兄中常待

車騎將軍超三府諺曰車如鷄棲馬如狗疾惡如風

厚伯偉張奐之如羊見於張奐注別有鄭莊置驛

漢書曰鄭當時為太子舍人五日洗沐常萬石式輅

置驛馬長安諸郊請射賓客夜以繼日萬石式輅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過宮門飲長城之窟古樂府有

闕必下車趨見輅馬必式馬飲長城之窟古樂府有

窟走章臺之路見賦京颯若遺風龍淮南子曰青

乘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夏如飛兔符騾囊飛兔

注云青龍遺風皆馬名也

而駕之則世習蟻封而遂勝晉紀曰王湛有隱德兄

莫乘車矣意甚愛之湛曰近見督郵馬當勝此濟不然之取督

郵馬與湛試之湛曰直行平地何以別馬於是就蟻

封盤馬濟惜障泥而不渡晉書曰王濟善解馬性嘗

馬果躓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障泥使兩服上襄詩曰

人皆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兩服上襄詩曰

田乘黃兩服上八鑿節步顏延年褚白馬賦曰勒五

襄兩驂鴈行鉗旦大丙之駕於姑餘注王良造父之御淮南子曰

之御也勞佚若一馳日則懸峯不薄淮南子曰日

其移也騏驥昔日而馳草木為靡懸峯未為龍則慶

薄而日在其前矣注懸峯馬蹄下鷄舌也為龍則慶

雲遙覆唐書曰天寶中隴右節度皇甫惟明奏龍支

身有鱗而不生毛臣不就檢視時有慶雲又有項籍之

五色遙覆馬父而不散請付史官又有項籍之

騅史記曰項王駿馬名騅被圍垓下乃悲歌慷慨曰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及至烏江謂

事類賦卷二十一

亭長曰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鮑氏之驄故司隸鮑

敵嘗一日千里不忍殺以賜公鮑氏之驄故司隸鮑

子都少時舉上計於道遇一書生卒得心痛子都下

車為按摩奄忽而卒不知姓字有素書一卷銀十餅

即賣一餅以資殯殮其餘以枕之素書著腹上埋之

未至京師有駘馬隨之遇一閑內侯家住宿侯問曰

君何以致此馬子都因說之侯乃驚愕曰此吾兒也

使迎喪開棺視銀書如所言侯乃薦子都辟公府至

司隸子求孫昱俱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之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邑乘之於果下漢書曰昌邑王賀召石慶數之於車

中漢書曰石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或市日而騫洞

記曰東方朔遊吉雲之地越扶桑之東得神馬高九

尺股裏有旋毛如日月狀如昔西王母乘靈光之輦

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而食芝草王公怒

棄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壇因騎而返統日或藏

三匝此馬入漢關已半掩帝問其名曰步星或藏

形於空逐日或藏形於空中唯聞聲耳望如匹練

論衡曰儒書稱孔子與顏淵俱登魯東山望吳昌門

謂淵曰爾何見曰一疋練前有生籃子曰白馬廬芻

也見似游龍氏行車注若其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詩

同槽者三晉書曰魏武察晉宣帝有雄豪志又嘗夢

馬懿非人臣也浮江者五鎮建業初惠帝太安際童

雞斯獻

雞斯獻

雞斯獻

雞斯獻

雞斯獻

雞斯獻

雞斯獻

雞斯獻

雞斯獻

雞斯獻

雞斯獻

雞斯獻

雞斯獻

雞斯獻

雞斯獻

雞斯獻

雞斯獻

雞斯獻

雞斯獻

雞斯獻

雞斯獻

雞斯獻

雞斯獻

雞斯獻

馬為龍休之揚武續書林晉安帝記曰司馬休之奔

所乘騅馬忽連鳴不食注門便視鞍休之試被之還坐

馬又驚跳因試騎視裁出門便奔馳數里顧望所住

免後加非馬楊武之號朝但見其發迹夕不知其何

許伯樂相馬經曰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

莫遂但知所發不知有駟有駮有騅有騊有騊有騊

有在洞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駮有騏有騊有騊有騊

毛雜或遇郭璞而活晉書曰郭璞抵將軍趙固會所

夫以竿打拍當得一物急持歸馬活矣如言得一物

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急持歸馬活矣如言得一物

似奮迅如常不復見向物或濟于謹之危後周書

嘗率騎追如紫一駟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馬突

陣而逐之謹以為謹也晏子一言而刑罰必中晏子春秋

公使人養所愛馬馬病死公怒令殺之晏子請數之

曰爾有三死罪使汝養馬殺之一當死也又殺公所

最善馬二當死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

必怨叛諸侯輕伐吾國三當死也公謂然曰赦之叔

教三歲而牝牡不知乘馬不知牝牡又諸葛亮教曰

昔孫叔敖乘馬三年亦有光武駕鼓徒見劍賦騎士漢

續書林晉安帝記曰司馬休之奔

廣固慕容超欲害之休之不知常

注門便視鞍休之試被之還坐

便奔馳數里顧望所住

號朝但見其發迹夕不知其何

有駟有駮有騅有騊有騊有騊

駟者有駟有駮有騏有騊有騊有騊

郭璞抵將軍趙固會所

或濟于謹之危後周書

晏子一言而刑罰必中晏子春秋

晏子請數之

又殺公所

而殺人百姓

公謂然曰赦之叔

又諸葛亮教曰

亦有光武駕鼓徒見劍賦騎士漢

亦有光武駕鼓徒見劍賦騎士漢

亦有光武駕鼓徒見劍賦騎士漢

亦有光武駕鼓徒見劍賦騎士漢

亦有光武駕鼓徒見劍賦騎士漢

亦有光武駕鼓徒見劍賦騎士漢

亦有光武駕鼓徒見劍賦騎士漢

亦有光武駕鼓徒見劍賦騎士漢

亦有光武駕鼓徒見劍賦騎士漢

續書林晉安帝記曰司馬休之奔

五

馬政云頌平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於是地之類

易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月之精春秋考異日陰合於八八合

月而月生玉者駕馬故字以王為馬河水之靈日瑞應圖

有垂毛鳴聲九音有明王則見銅器之英日鏡器

庭枚乘七發曰鍾岱之牡齒至之駒前以飛鳥後類

鍾代之石北迴近胡寇地乃有太宗十驥唐書曰貞觀

使獻良馬十疋太宗號為十驥一勝霜白二皎雪馳

三凝露驄四懸光聰五決波輪六飛霞驃七發電赤

虹赤又為文以叙其事始皇七名皇有七名馬

追風二白兔三躡影四追曹真驚帆之號曹虎真有

電五飛翻六銅雀七晨息曹真驚帆之號曹虎真有

家白鶴曹或隨西逝而王地宋書曰鮮卑嫡子曰若

部馬闕相傷痲終渾遂擁馬西行鹿悔遣長史乙那

橫追渾令還渾日我是早庶理無並大今以馬致別

始天所洛諸君試擁馬令東君若還東我當相隨去

鳴西走聲若頽山如是者十餘迴或依奔迹而

築城將成而崩者數馬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

城乃定遂名馬邑美伍倫之純至後漢書曰或問第

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嘉卓茂之

不爭後漢書曰卓茂為丞相府史嘗出行有人認其

馬數年心知其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

馬政云頌平

月之精

河水之靈

銅器之英

太宗十驥

始皇七名

曹真驚帆

曹虎真有

曹真驚帆

曹虎真有

曹真驚帆

曹虎真有

曹真驚帆

曹虎真有

曹真驚帆

曹虎真有

曹真驚帆

曹虎真有

曹真驚帆

曹虎真有

曹真驚帆

塞上請馬穀上以固言前後相違怒不與穀皆言案
軍出塞無穀馬故事馬防言宣帝時五將出征匈奴
以是騎得漢馬矢見其中善其用意微勅調馬穀引去
候騎之言之馬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微勅調馬穀引去
戎

事則齊力田獵則齊足雅爾豈復與跛猫而校能方
朝傳曰驃騎難諸博士朝對曰驃騎綠耳蜚鴻華將
臨天下良馬也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猫將

韓盧而並逐者哉孔融論曰犬之有韓盧馬之有騏
韓盧並走寧能頭尾相當八若乃分三輩春秋後語
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臏見其馬足不甚相遠有上

中下輩於是臏謂田忌曰君弟重射我君能令君勝有上
彼上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臨質臏曰取君下駟與

彼上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臨質臏曰取君下駟與
革畢一不勝而再勝忌得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與

命僕及上駟過津橋而超渡江表傳曰孫權征合肥
咸駕載旗過津橋而超渡江表傳曰孫權征合肥

緩餘無板谷吉利在馬後使權持鞍飲湛水而不流
文餘無板谷吉利在馬後使權持鞍飲湛水而不流

韓子曰紂為甲百萬左飲馬於湛右飲馬於洹
洹水竭湛水不流武王甲卒二千破而王之冒頓

輕鄰國之遺頓問曰臣胡使求匈奴冒頓千里馬冒
頓曰與人鄰國奈何惜一馬遂以與之東胡謂冒頓

畏之又欲得其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請
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與之東湖

命驕與匈奴間又棄地又欲之冒頓問群臣或曰此
棄地與亦可勿與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國之本貳師

也奈何與之言與者皆斬之遂襲擊東胡滅之不肯
吝漢使之求與漢天子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

馬以請宛善馬宛國相與謀曰貳師馬宛寶馬也遂
不肯與漢使怒妄言推金馬去宛師貴人攻漢使取

財物天子大怒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騎食
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伐宛期破貳師城取善馬食

場藿而維繫藿繫之維之以求今夕戀短豆而遲留
晉記曰曹爽等從謁高平陵司馬宣王舉兵誅爽桓

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智則智矣
駕馬戀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使曰元

必不能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使曰元
必不能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使曰元

必不能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使曰元
必不能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使曰元

必不能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使曰元
必不能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使曰元

必不能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使曰元
必不能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使曰元

必不能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使曰元
必不能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使曰元

必不能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使曰元
必不能短豆諸葛未獲而先謝蜀使至上謂使曰元

遂為將軍還蜀可報丞相為致嘉馬恪起陳謝上曰
卿未得馬何為謝對曰夫蜀陛下外廐陛下有詔臣
必得之是杜林受之而必酬東觀漢記曰杜林與馬
以謝也
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疋遺林曰朋友有
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
口將軍內施九族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
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
以此至於匈奴之五方異色平城記曰冒頓圍高祖於
為法盡青驪北方盡騊駼公孫之羣騎皆白孫贛每聞邊
東方盡青驪北方盡騊駼公孫之羣騎皆白孫贛每聞邊
烏驪南方盡騊駼馬
警輒屬色作氣如赴解常乘白馬又選數十白馬為
騎射之士號曰白馬義從以為左右翼胡人甚畏之
相告曰當避網惡攻駒教駝佚特惡馬注謂以縻索
白馬長史網惡攻駒教駝佚特惡馬注謂以縻索
維網狎習之又曰庾人掌佚特教駝攻駒注逸特用
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教駝始乘習之攻駒驟其
蹄齧者間之
曰駒三歲曰駝
曰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不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
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既而東野畢之馬佚

兩駢曳兩服入于廐公召顏回問之對曰以政治之
昔者帝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又巧於使馬舜不窮其
民造父不窮其馬故舜無佚民而造父無佚馬今東
野畢之御也升其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
矣歷檢致遠馬力盡矣然知其然則乘有駕駿物有
心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然則乘有駕駿物有
苦良若乃膝本起汗溝長馬援銅馬相法曰汗眼有
紫艷伯樂相馬經曰眼睛口有紅光馬援銅馬式法
光此千故頭欲得方腹欲得張鼻欲得大脊欲得強
里馬故頭欲得方腹欲得張鼻欲得大脊欲得強
耳欲近而小城郭欲得張脊為將軍欲得強鼻穴欲
得大耳欲相近厚脣欲急而方銅馬相法曰上備此數
而前豎小而厚脣欲急而方銅馬相法曰上備此數
者終馬允臧如其大髀短脅淺髓薄髀口有榆寫目
有承淚烏銜短壽騰蛇不利弱脊小頸大頭緩耳
相馬經曰相馬之法先除三羸與五驚乃相其餘大
頭小頸一羸也弱脊大腹二羸也小頸大蹄三羸也

大頭緩耳一驚也長頸不折二驚也短上長下三驚也
 也大體短脅四驚也淺體薄髀五驚也白額入口一驚
 名榆寫一名的廬奴乘客死主乘棄市迴毛在目下
 名曰承決不利人也口中有黑曰烏御馬短壽脊欲
 如伏騰蛇兩邊有迴斯八百之下直張沙者舊傳曰虞
 毛曰騰蛇殺主迴斯八百之下直芝州命部南陽從
 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室罪入重芝依法執案刺史畏
 勢召芝芝日年往志盡璧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且
 欲立効於明時蓋十駕而方至孫卿子曰驥一日而
 耳遂投傳去矣至若簡其六節辨其四時良馬而簡其六節辨
 矣及之至若簡其六節辨其四時良馬而簡其六節辨
 四時之居治注簡其六節謂差擇五馬以為六等精
 居謂春收夏序之所處治謂春執駒夏攻特之屬精
 陳悲之股脚相頰女厲相口管青脣吻陳悲股脚秦
 牙相前贊君相習謝氏之脣髻後漢書曰馬援善別
 後並知其一也習謝氏之脣髻後漢書曰馬援善別
 銅鼓鑄為馬式上之表曰臣事揚子阿得西河子輿
 相馬骨法昔武帝時東門京鑄銅馬法獻之詔立於
 魯班門外更名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鞞中帛氏
 口齒謝氏脣髻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馬

高三尺五寸詔置宣德殿苟執轡之非人騏驎曰却
 下以為名馬式鞞居奇切苟執轡之非人騏驎曰却
 乘非策駕駘而取路見執轡或持刀而睨之益鐵論
 者非其人方故駒跳而遠去或持刀而睨之益鐵論
 肩蓋車垂頭於太行之故卓子制其進退而造父見之
 之阪屠者持刀睨之故卓子制其進退而造父見之
 連而錯綴在後馬欲進則鈎飾禁之退則錯綴貫在前
 造父見而泣曰猶人處急世而乘獻珠澤以供膳穆天
 不知所由也或曰猶人處急世而乘獻珠澤以供膳穆天
 日天子北征舍于珠澤以鈎于流投灘水而立威氏
 水其人獻食馬三百注以鈎于流投灘水而立威氏
 春秋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到而投之灘水又
 復取道其馬不進到而投之灘水又復取道其馬
 不進又到而投之灘水又復取道其馬
 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三雖造父所以威馬不過
 不肖者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三雖造父所以威馬不過
 徒多其威威逾不用終戢景於火光孟注優而淪軀
 於敝帷也禮曰敝帷不棄謂埋狗也若乃服乘黃瑞應
 乘黃王者輿服有度則出駿馮者驂紫燕九良注控
 神馬也與飛兔同以明君有德也驂紫燕九良注控

裴果之黃驄

三國典畧曰周裴果字戎昭從軍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年登陷陣時人號為黃

驄年馭長孫之閃電

隋書曰長孫晟從晉公破突厥少說言突厥大畏長孫晟管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

雷霆為比衛侯尾鬣以皆朱

左傳曰衛公有白馬四鬣以與其尾薛公去來而不見桓譚新論曰薛公者長

求得駿馬騎以入市去來不見

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目不見也後勞乘法於金

馬之門立程於宣德之殿

並見上謝若夫庾亮的顱

晉書曰庾亮所乘馬的顱殷浩以為不詳

勸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移於人乎王戎巴驢

竹林十賢論曰王戎穎脫不持儀形好乘巴驢馬雖

為三司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中插

腰至黃池而噴玉

穆天子傳曰天下東遊于黃澤宿

人威儀黃之澤其壽穀飲渭水而接錢項仲山欽馬渭水

馬飲玉皇人壽穀飲渭水而接錢項仲山欽馬渭水

馬飲玉皇人壽穀飲渭水而接錢項仲山欽馬渭水

馬飲玉皇人壽穀飲渭水而接錢項仲山欽馬渭水

馬飲玉皇人壽穀飲渭水而接錢項仲山欽馬渭水

馬飲玉皇人壽穀飲渭水而接錢項仲山欽馬渭水

馬飲玉皇人壽穀飲渭水而接錢項仲山欽馬渭水

馬飲玉皇人壽穀飲渭水而接錢項仲山欽馬渭水

馬飲玉皇人壽穀飲渭水而接錢項仲山欽馬渭水

馬飲玉皇人壽穀飲渭水而接錢項仲山欽馬渭水

馬飲玉皇人壽穀飲渭水而接錢項仲山欽馬渭水

馬飲玉皇人壽穀飲渭水而接錢項仲山欽馬渭水

馬飲玉皇人壽穀飲渭水而接錢項仲山欽馬渭水

馬飲玉皇人壽穀飲渭水而接錢項仲山欽馬渭水

馬飲玉皇人壽穀飲渭水而接錢項仲山欽馬渭水

先投燕昭死而猶市

戰國策曰燕昭王使涓人齎千金市千里馬於絕域至而死用

五百金市其首而還天下聞之以王為子方老而尚

好馬於是未暮年乃有獻千里馬者三子方老而尚

憐韓詩外傳曰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於御者曰

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東帛駕鹽車而躑躅上太

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馬駕鹽車而躑躅上太

行而遷延矣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

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而羃之於是願一

俯而噴仰而鳴聲造於天欣伯樂之知已也於是願一

顧而增價雖賢達而皆然春秋後語曰蘇代欲見齊

欲賣之見伯樂曰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

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

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臣先為

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十鎰以為

馬食淳于髡言於王而見至若感芻有誅馬禮曰感路

之注馬食不欲斥言之

過關驗齒漢書曰衛綰奏馬齒未平蹶如歷塊忽如

不得出關注馬十歲齒平蹶如歷塊忽如

不得出關注馬十歲齒平蹶如歷塊忽如

不得出關注馬十歲齒平蹶如歷塊忽如

不得出關注馬十歲齒平蹶如歷塊忽如

不得出關注馬十歲齒平蹶如歷塊忽如

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龜茲之萬計盈

廐六南秦錄曰呂光討西域平上疏曰唯龜茲據三十

賜復伯益更生衛爾朱之色別為羣三國典畧口高

坐截於林下屏左右而訪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

各武乘時奮發但將討鄭儼徐統為辭舉鞭足以明公

榮曰此是賀六渾意又聞天下無道則生郊老子曰

道却走馬以糞天聖人既出則服阜淮南子曰飛黃服

卓又曰黃帝升岷山而不失海釋駟而升乎岷山觀東

中路而忘馬符子使人求之不獲使鬼索之而獲符

子曰六合不可忘故知良馬在其中矣請以六合之

觀也放孤竹而知道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

隨之乃遂得道而別有義渠茲白周書曰義渠茲白者

翰海驄駒隋書曰吐谷渾有青海周迴千餘里有

種嘗得波斯草馬放瀚海因生驄屈產假道晉之垂

棘織驪遺吳魏志曰文帝與孫權書織驪馬朕常所

也中國雖饒馬其知符堅示其無欲大宛獻天馬千

名絕足亦時有耳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

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獻馬其

悉返之庶剋念前王髮髯古人矣乃高宗明其有餘

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遺之示無欲也上問其馬之種

唐書曰永徽中吐谷渾遣使獻駿馬上問其馬之種

性使對曰臣國中乏最良者所以獻之上曰良馬

如我之所欲豈可較彼不足而當慎原蠶之禁周禮曰

原蠶注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

傷馬宜驗金壺之書晏子春秋曰景公游於紀得金

魚無乘駕馬晏子曰食魚不反無盡民力也不乘駕

馬無取不肖於側也公曰紀有此書何以亡晏子曰

紀有此書藏之彼聾蟲之可教淮南子曰夫馬之為

金壺不亡曷待之彼聾蟲之可教淮南子曰夫馬之為

破盧陷而走人不能制齧咋足以嗜肌碎骨躡蹄足以

可駕御則雖歷險超漸弗敢辭也故其馬之不可化而

教而成又况人乎若枹鼓之相符之與千春里馬也相

得然後成譬之若袍之行千里者其惟賢者乎於是

參以賁戎參穆伯天子傳曰伯天車輔以韓哀見前驂

豈較能於欵段援見霧賦注而角力於虺隤詩注曰虺

亦聞氣盛怒發張景陽七命曰氣盛怒發星躁中煩

外劑而食馬肥故中躁而外煩也鬻側角反

為燕丹而生丹見鳥頭白注肝有荆軻之嗜燕丹子曰

里馬肝美太子即進肝佩杜衡而善走帝之山有草

馬狀如萊臭如麋蕪名曰杜衡可以惡衣香而致斃

走馬注帶之便馬或曰馬得之健走魏志曰文帝將出取馬朱建平道遇之語人曰此馬

魏相今日死矣帝將乘之馬惡衣香鬻帝膝帝大怒

即殺始教則車在馬前禮曰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

任力則人能勝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

不勝人矣赤兔乃比於呂公曹瞞傳曰呂布有駿馬

呂布馬中白額爰與於李氏戴記曰西涼武昭王曷

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磨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

君有國士之分家有駟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

未燉煌護軍郭謙等推玄盛為寧朔將軍燉煌太守

玄盛乃從之望青雲而一蹴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

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

謂偃曰君轡何病偃曰牛駿御精所以居後偃曰疾耳偃曰君

馬何遲曰君轡何病偃曰牛駿御精所以居後偃曰疾耳偃曰君

使致千里答曰一感造乘吉疆而千歲山海經曰犬

青雲何至與駕馬爭路馬編身朱鬣目若黃金名目吉疆乘之壽千

歲注編素也大傳曰駁身朱鬣疆或作良道林養

之而不用見鷹賦支道延年賦之而特麗見前絢練

勿矜千駟終齊景之無稱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徒

說三長豈晉侯之所恃左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

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

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不虞鄰

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終南九

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馬

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

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鄰國之難不可虞也君其許

楚使之乃許

事類賦卷之二十一

事類賦卷之二十二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獸部

牛 羊

牛

夫物之大者其狀若垂天之雲莊子曰有犖牛其禮

稱三月在滌禮曰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

也詩云九十其犝詩曰誰謂爾無牛九犝岐蹄者天

穿鼻者人淮南子曰牛岐蹄而戴角馬被毛而全或

衣繡而入太廟莊子曰楚聘莊子應其使曰子

牢筴之中及其牽入太廟或擗鼓而正三軍淮南子曰剝牛

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皮鞞以為鼓正三軍之衆爾牛來思其耳濕濕詩鼯

鼠既忌於見傷左傳曰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風馬亦

知其不及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不虞君之涉扣角申甯戚之困見歌賦甯戚飯牛注燒尾救田

單之急單見火賦田注或為軍事之占晉書曰夫餘國若

以其蹄占吉凶蹄解或示農耕之候禮曰季冬出土

者為凶合者為吉晚畏彼髦頭搜神記曰武都故道有怒持祠上生梓

斷乃益持斧者三四十人猶不斷士疲還息其一

傷足不能起樹下聞鬼相與言曰勞乎攻戰其一

人曰何足為勞人曰赭衣灰盆子如之何乃默卧者

以告於是令工皆衣赭隨斫瘡盆以灰樹斷化為青

牛使騎擊之不勝或墮於地髻解被寧為雞口史記

髮牛畏之乃入水於是秦置旄頭騎蘇

秦說韓王曰鄙語云寧為雞口無晉武以青麻彰德

為牛後今西面事秦何異牛後乎何曾以銅鉤被奏晉書

晉書曰武帝時有司奏御牛曾性奢豪都官從事劉亨奏至於傷口攻左傳曰

曾以銅鉤綬引車瑩牛蹄角口傷攻用犢貴誠禮記曰郊牲用騂尚

卜牛風俗通曰賣牛勿握角令或割肉而復生玄中記

售不售按恐觸人故人不取或割肉而復生日大月

支及西胡有牛名反牛以今日割取偉劉寬之量遠

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瘡亦愈後漢書曰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

後漢書曰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乃謝曰

慙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羨魯恭之政行後漢書

容悞脫幸勞見婦何為致謝羨魯恭之政行後漢書

為中牟令時亭長從人借牛不還牛主訟於恭恭召

令還牛者三亭長猶不還恭涕泣曰是教化不行也

欲解印綬去亭長還牛詣獄受罪恭多郭舒之寬恕

貫出不問於是吏人敬信皆不忍欺多郭舒之寬恕

晉書曰郭舒嘗有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慕朱冲之

謝舒曰鄉亂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

不爭

晉記曰南安朱冲鄉人失犢與冲犢相類來認取之冲不與爭後得之於堅冰之下慙謝冲還

牛冲

不受中尉則駕之者赤後漢書曰元仲景性嚴峭孝

每向

臺駕赤牛時號赤牛中尉挑根則獻之者青根於所部得青牛

獻之

又上綺文羅文錦被表二陳王愷既聞於八百

主命

於雲龍門外焚之牛亦遣還

射射

賭之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林叱左右曰速

探牛

心來須去苟晞亦稱其千里志怪曰苟晞為亮

而

至一割便去

鮮美

莫得牛能日行千里晞旦發書疏一更始竟答

書已

還晞以其駿快疑筋骨有異殺而觀之唯

有雙

筋如小竹大自頭狹脊著肉裏故外不竟雖有

雙筋

見且無上齒淮南子曰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

豕馬

之別有得於文山穆天子傳曰天子飲於文山

屬前

小別有得於文山穆天子傳曰天子飲於文山

沙中

如橐放之桃林書曰武王放木則饋糧集諸葛亮

駝物

音方放之桃林書曰武王放木則饋糧集諸葛亮

牛者

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腹中舌著於石則便

腹載

多則行少則否宜可大用不可小使

金見

石賦便設以福衡牲設其福衡供其水藁注福

在鼻

衡在角養之牢莢見上衣服愚公畜特於齊山

令不

得觥說苑曰齊桓公獵逐鹿入山谷中見二老父問此何

谷曰愚公谷曰何也曰畜特牛子大賣之買駒少年

管子曰臣之過也使堯在上臯陶為大理安有取人

乎百里載鹽於秦國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百

秦穆公觀鹽見其牛肥問何以致也對曰臣飲食以

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也對曰肥也穆公知

其君子禴祭乃東隣之殺易東鄰殺牛不無妄見行

以為卿禴祭乃東隣之殺易東鄰殺牛不無妄見行

人之得牛易曰無妄之災或擊之表宏見諷於羸特

日桓溫北伐與諸寮屬登千乘樓望中原慨然曰

州陸沉王夷甫諸人不得任其責表宏曰運有廢

興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曰頗聞劉景升千斤大牛

敢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羸特魏武

事類賦卷三十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入荆州以享軍士意華元應嘲於有皮左傳曰宋城

以况宏坐中皆失色華元應嘲於有皮華元為植巡

功城者謳曰于思于思華元應嘲於有皮華元為植巡

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華元應嘲於有皮華元為植巡

多鬚貌棄甲謂華元應嘲於有皮華元為植巡

華元前敗於楚遺布既華元應嘲於有皮華元為植巡

亦見於羅威廣州先賢傳曰羅威字德彌滅注置芻

門中不令人知數檢攢羅威字德彌滅注置芻

芻周禮曰牛人掌養國之羅威字德彌滅注置芻

芻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羅威字德彌滅注置芻

我者以繫牛機人謂牧人羅威字德彌滅注置芻

靡視於墜井宋書曰褚彥回湛之子也湛之一牛

右躬加營救郡中喧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擾產回下麓不視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雲陽宮勅諸屯簡老牛欲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談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止於是轉禮部大夫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朝夕伐我幾亡矣晉叔向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乘在維以無道行之必可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牛雖瘠債於豚或置之樹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抄車轂中皆生荆木客去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如故轂中亦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無復荆木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子曰黑牛也而白在其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蹄詹何曰然視之信爾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國武帝時及元帝中興皆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石季龍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所在弦高用之而搞師左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故來弦高用之而搞師左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十犒師且使遽告于鄭秦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而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後漢書曰劉盆子初與兄茂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芻牧牛號曰牛吏及立為帝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光武騎之以起兵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後漢書曰劉盆子初與兄茂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芻牧牛號曰牛吏及立為帝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光武騎之以起兵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後漢書曰劉盆子初與兄茂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芻牧牛號曰牛吏及立為帝盧愷不烹而哀老從周武帝在

蔣琰蜀志曰蔣琰嘗夢一牛頭角及口而血流趙或

見解於庖丁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臣之刀

彼飾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觀其豫章繫絹齊書

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有餘地還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

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王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

其家蒲韜掛書唐書曰李密嘗欲尋包愷乘一黃

角上一手捉牛鞞一手翻書讀之尚書令越公揚素

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又問曰何處書生耽學若

此密識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白則識李冰之綬

名又問所讀何書答曰項羽傳

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漑田

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為婦冰至神祠責之良久有兩

蒼牛鬪於岸旁有頃冰流汗謂官屬曰吾鬪大極不

常相助也南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

遂死青則駕老子之車見車賦尹喜季知一搏而思

過下子曰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江湛但飲

否季知曰吾嘗飯牛牛不食一搏牛耳

而無芻宋書曰江湛性廉儉為吏部尚書又有踢石

成花洞冥記曰元封中大秦獻牛善走多力使輦銅

有花塗泥求雨廣州記曰州有石牛每早殺牛以血

或行詐而書帛物理論曰漢武拜少翁為文成將軍

視之得帛書帝識其手事急或爭長而殺御晉書曰

首服於誅文成而隱其事

與王愷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乃密

貨其帳下問其所聽蹄轅則駛矣因既擔矛而衛犢

從之遂爭長崇後知之殺所告者

鬱林異物志曰周留者何其犢與虎為讐亦結陣而去

毛豕身角若擔矛衛護其犢與虎為讐亦結陣而去

虎抱撲子曰知禽銜蘆以至若置於盆簾周禮曰凡

牛牲之互與其盆簾以待事注云盆所以老在闌牢

盛血簾受肉籠也互若金屠家縣肉格

晏子春秋曰金公之牛老於闌牢角不失於三色禮

不勝服也車盡於瓦石不勝乘也

日角長三尺有五寸三色不失謂之牛戴牛香獨稱

注三色本白中青末豐也戴牛言角直一牛

於四膏周禮曰春膳膏香夏膳膏臊秋膳膏腥

致問四足動而不善子一夜亡而遇變止而問焉我有

吾一足王喘月辭勞武見風賦施晉稱精鑒者薛公相

經曰牛經自甯戚傳百里奚漢世習遺書者晉祖相

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既曰不能執鼠莊子

傳晉高祖其後王愷秘其書之書既曰不能執鼠

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此又云難以逐兔日殺牛逐

無功費日成牛弘之寬厚嘗因醉射殺弘弟弼好酒而

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怪問

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云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

弘曰已若讀書不輟顯盧昌之仁恕徐州總管嘗行至

浚儀所乘馬為他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

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豈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

受至於千足而富足此亦比千乘之家夜鳴則厝

周禮曰牛夜鳴厝顧憲中文咸決獄而人服顧憲之

注厝朽木臭音由顧憲仲文咸決獄而人服顧憲之

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已

物一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狀乃令解

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伏其罪後魏書曰于

仲文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牛兩家

俱認州郡父不能決仲文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

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

訶詰杜家自若仲文於是時苗羊氏並居官而犢留

及代留犢而去晉書曰羊篇歷官清慎有私牛官舍

產犢及又有程鄭江竭華陽國志曰牛飲水者昔程

為婁提谷量後魏書曰婁提雄傑有識度僮僕數千

物間獻戎王戎王十倍其望氣知北夷之驗日趙雲

如牛又北夷卜兆為司馬之祥晉書曰陶侃微時丁

老父曰前岡見一牛眠山塢中葬其地者位極人臣

又指一山云此其次也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

得之自葬其處以餘一山語周訪訪若乃嘉彼柔謹

音繞柔謹也哀其骸棘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

就死地欲以對曰將以釁鍾王不忍見其骸棘無罪而

也見羊或蹊田而見奪陳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曰

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罰已重矣王復封陳或洗

耳而為辱由見水賦許丙吉已勞於問喘喘營為丞相出

逢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

喘吐舌吉使騎吏問牛行幾里或譏吉吉曰民鬪殺

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終丞相課其

喘此明氣失節恐有所傷害者龔遂更懲於佩犢劍

賦佩牛化周官分職牛人乃主於牽傍凡會同軍旅

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牽傍

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傍曰傍

晉室諸賢和嶠亦勤於刺促晉紀曰潘岳出為郎不得

意時山濤領選岳內非之密作諂曰閣道

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鞅和刺促不得休

易曰兌為羊有力曰奮

祥說文曰羊祥也象四足角尾之既聞其荷箠而驅

列子曰初陽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

生有荷一妻一妾而欲東而西使堯牽一羊舜

天荷箠而隨之亦因其挾策而亡莊子曰與牧羊而俱

不能前之矣亦因其挾策而亡莊子曰與牧羊而俱

羊

易曰兌為羊有力曰奮

祥說文曰羊祥也象四足角尾之既聞其荷箠而驅

列子曰初陽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

生有荷一妻一妾而欲東而西使堯牽一羊舜

天荷箠而隨之亦因其挾策而亡莊子曰與牧羊而俱

不能前之矣亦因其挾策而亡莊子曰與牧羊而俱

博羊問滅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勿被虎皮

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寧為秋霜武崩廣陵王

荆作飛書構逆日當為秋霜無為為楹見决獄於臯陶

羊注秋霜蕭後於物檻羊受制於人

論衡曰獬廌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聞治訟於齊莊

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知有聞治訟於齊莊

獄不日齊莊公之臣王國早與中里檄者訟三年而

從以羊血灑社讀王國里檄齊人以為有神直躬

詞未半祭羊起而觸中里檄齊人以為有神直躬

既異於吾黨論語曰葉公語孔子吾黨有

於愛禮羊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一歲曰桃廣雅

牝一歲曰特三歲曰牝三歲曰牝三百維群羊詩曰誰謂爾無

晉武平吳宮女競求於竹葉衛玠在洛列肆咸觀於

璧人並見車賦晉武亦有將鬚得珠見珠賦將觸藩

羸角易曰羸羊觸叱白石於金華見石賦初亡玉精

於西嶽周易是謀類曰泰山失金雞玉羊二山之精亡禮標

贊春秋繁露曰凡贊卿用羔羔飲乳母必贊詩美來思

詩曰爾羊來處千年之樹之樹精為青羊賣五殺之

皮見牛賦百里尹喜曾尋於老子與喜別曰尋吾於

成都青羊之肆曹公難求於左慈神仙傳曰曹公收

失慈之所在追者疑化為羊乃謂曰若左公者但出無

簡之長一口知化為羊乃謂曰若左公者但出無

苦也有一羊跪曰詎如許追者欲執之詎見將狼史

日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日疇昔周禮

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周禮

已著於歸羔周禮曰羊人時令亦聞於宜黍周禮曰

黍或因舌以為族列仙傳曰昔有攘羊者以羊遺叔

追捕向家驗羊骨肉都盡唯舌為族或剖肝而得土韓詩

舌在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為族或剖肝而得土韓詩

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曰水之精為

玉土之精為羊此羊肝士穿井而獲者季柏見井賦

駭於季持節而牧者蘇武漢書曰蘇武使匈奴

不至掘野鼠草芟而食之杖漢節而牧羊廩食遺之既

警於不祀帝王世紀曰湯問葛伯何故不殺之亦誠

於無故禮曰大夫無以供犧牲湯遺之以羊不殺之亦誠

鬚郎或傳爛胃之名後漢書曰更始所任皆賈豎

爛羊胃騎都尉尉誦素絲於五紵詩曰羔羊鵲巢之致

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瞻贖首於三星詩曰羊在雷

在牧用彰於衰世周書曰夏桀德衰夷鞭後式明於

履生莊子曰履生如牧羊後者鞭之單豹巖居而水

懸箔無不趨也而內熱以死單豹養內而虎傷也絕沈

其外張毅養外而內熱以死皆不鞭其後者也絕沈

猶之朝飲仰宣尼之典刑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事類賦卷之三十一

九

事類賦卷之二十二

事類賦卷之二十三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獸部

狗 鹿 兔

狗

易曰良為狗

易說卦曰良為狗

在畜為金

風俗通曰殺犬而攘者犬金畜攘去

也押金

稟精於斗

春秋考異郵曰七月九六十三陽氣通故斗運狗三月而黃之狗宛路之

所荆楚茹黃

劉向說苑曰荆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

出而自沉於澗

荆王

說文曰狡少犬也

隨巨公則翁海而遊

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萊一

黃犬把一黃雀云欲逐東郭則環山而走齊戰國策曰

謁天子因忽不見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逡環

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逡環

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罷各

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父

相持臣恐強秦大楚起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齊王

懼謝將若乃高辛繫瓠亂帝曰昔高辛氏犬戎為

休士三百戶帝之狗名繫瓠亡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

來帝以女妻之於會稽東南得海中土三百里而封

之生男為狗生女為徐君鵠倉而產卵以為不祥棄於

為美人封為狗氏徐君鵠倉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

以邊孤獨老母有犬名鵠倉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

為名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角而頻伸

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葬之徐梁界內今有狗國頻伸

振迅魏賈代宗大狗賦曰時頻警捷馴良周處風土

有青鷗白雀飛龍虎子杜預則恨其繫瓠預有癭疾

剛良驚捷難狎易使杜預則恨其繫瓠預有癭疾

初攻吳人憚其智以瓠繫丁斐則用在完囊魏志

狗頃示之及吳平預盡殺之

祖云我有丁斐猶人家有盜狗史黯試之於簡子語

善捕鼠雖小損而完我囊褚

曰趙簡子田於螻史黯以犬待於門曰有所得犬欲

試之先囿簡子曰何得不告曰主將適螻而麓弗聞

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注螻晉君之圍麓主圍之官

言主田君圍不使麓以告君故臣亦不敢煩直日以

也自白郟韓獻之於穆王穆天子傳曰郟韓之人獻既

號在牽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亦名羨獻曲禮曰凡

獻甘始則飼之靈藥抱朴子曰甘始以往年藥餌食

黑邦子則養其長翰犬列仙傳曰邦子者蜀人行好放犬

里出山頭有殿屋官府仙人使甚嚴見其故妻主

洗魚與邦子一函藥發函魚子也著池中養之一年

事類賦卷二十三

十一

事類賦卷二十三

二

金帛奉

金帛奉金帛

馴良驚捷對其
初攻吳人憚其
狗頭示之及吳平

黃犬把一黃雀云欲逐東郭則環山而走
謁天子因忽不見
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逡環
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罷各
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
相持臣恐強秦大楚起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齊王
懼謝將若乃高辛繫瓠亂帝曰昔高辛氏犬戎為
休士
封三百戶帝之狗名繫瓠亡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
來帝以女妻之於會稽東南得海中土三百里而封
為美男為狗生女徐君鵠倉而產卵以為不祥棄於
水邊孤獨老母有犬名鵠倉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
以來歸母以為異覆煖之遂成小兒生時正偃故以
為名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角而頻伸
周處風土

祖云我有丁斐猶
善捕鼠雖小損而
日趙簡子田於蟻
試之苑囿簡子曰
臣敢煩當日簡子
言主田君囿不使
也自白聖韓獻之於
號在牽曲禮曰女
獻甘始則飼之靈藥
黑邦子則養其長翰
里出山頭有殿屋官
洗魚與邦子一函藥
皆為龍邦子後還山
子遂留山上時時下
晉使鬻盾左傳曰晉
禮也遂扶以下公啖
而殺之盾曰棄人用
犬雞猛何為禁令吠
堯高祖詔

閻

勸

偕

姪

帝

簡

徵

拜

從嘉簡徵恭

也見銜衣吳志曰孫峻謀誅諸葛恪恪將見之夜精

恪曰令從者逐犬敝蓋載禮軀馬賦惟注倫重環見詩

遂升車果及禍又重環諫齊景之葬棺內給祭晏子諫其不可公從

之攫公孫之腓春秋後語曰貂勃常惡田單於朝單

堯非貴跖而賤堯狗自吠非其主者且公孫子賢而

徐子不肖然而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攫公孫

子豈時攫而噬之若乃去不肖而為賢者隨登仙於劉

安述異記曰濟陽山麻姑仙處俗云千年則金鷄鳴

中喻喪家於仲尼史記曰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

頽似堯項類皋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

喪家之賈后既言於繫尾晉書曰齊王入廢賈后

狗然哉峯熙亦見於生鼈後漢書曰峯

張元之不棄後周書曰張元性仁孝村陌有狗子為

命若天之用此為將更棄之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

是以收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嘉之才之有辭

幾有狗毋銜一死免置元前而去

三國典畧曰徐之才嘗與朝士出游望羣大並走諸

人請目之之才應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

斯東走為負別有韓盧宋鵲黃韓盧宋鵲皆犬屬

帝女南徂別有韓盧宋鵲黃韓盧宋鵲皆犬屬

豹耳龍形傳玄走狗賦曰豹結鈴楊氏則青駁作号雜記

日楊萬年有獵狗李家則白望為名西京雜記曰茂

馳逐鷹犬皆制佳名狗則有牙如交戟賈代宗大狗

修毫螳睫白望青曹之號

戈牙如日若泉星陵青雲目若泉中星戴方山於昌

交戟如日若泉星陵青雲目若泉中星戴方山於昌

邑續漢書曰昌邑王見狗冠方山冠進賢於漢靈漢

龔遂曰王之左右皆狗而冠

事類賦卷之三十一

書曰靈帝於西園弄狗著進賢獻之既自于西旅書

冠帶綴又駕四驢躬自操轡

西旅獻太跋之復值於彌明公羊曰靈公食楚盾

保作旅跋我盾將起進劍彌明曰何故拔劍於公所盾知之

而止公有周狗謂之跋呼而屬之跋亦踏階從彌明

猶超遠周狗可領趙盾顧曰君之跋不若臣跋也注踏

袖稅則逝淮南子曰削薄其德增累其刑而欲以為

杖投骨而爭劉向說苑曰飢馬盈廐飢犬嘗因其女

也嫁而賣晉書曰吳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潔遣女必當率

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至亦知其兔死當烹

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辨

史記曰范蠡之齊遺大夫種書曰至有下金門而動

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兵名曰天犬下則天下兵起出渠搜而食虎周書

搜犬者露犬也繫頸則兵客附書述異記曰陸機有

能飛食虎豹

鹿

中久無家問戲語犬口汝能骨書取消息否犬搖尾

作聲機因以筒盛書繫其頸犬出尋路南走達家答

馳還後犬死葬機村桎足而齊人捕鼠齊有善相狗

者其鄰藉之買鼠狗者年而得曰良狗也其鄰畜之

數年不取鼠以告相者曰此志在麀麋豕鹿不在鼠

欲其鼠也則桎之其鄰斯歇驕之善噬蓋有功於守

禦詩曰載檢歌驕說文曰歇驕短喙狗也尹文子曰

三年於長者字童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門

之賓客復往

角吻鹿鳴食野之苹出詩其序曰鹿鳴當仲夏而解

則疏其淫刑

魏名臣奏曰明帝時殺禁地鹿者死郎中黃觀上疏云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

取此鹿者誠欲使多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為軍國之用也然臣謂鹿與虎狼雜處但有日耗終無多得也

魴鱖甫甫鹿鹿嘯嘯出詩注云甫甫也嘯嘯衆也白茅入詩人之

詠詩曰野有死鹿如玉黑骨作仙家之脯述異記曰鹿千歲而蒼又

五百年而白又五百年而玄漢成時中山人得玄鹿烹之骨皆黑色仙者說玄鹿為脯食之壽二千歲

其迹速其子麀爾雅曰牡麀牝麀或騰或倚楚辭曰

樹藟草薜靡白鹿椅之角之左傳曰范宣子執戎子

麀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戎子

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譬之如捕雖一金之不直

韓子曰夫馬似鹿者而題千金有百金之馬而非六

馬之能追六馬不能望其塵顧若夫賜周穆之黃金

穆天子傳曰天子賜曹奴執漢庭之皮幣史記曰古

之人黃金之鹿白銀之麀執漢庭之皮幣者皮幣諸

侯以聘享漢武帝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許攸為

之而作冢晉書曰許攸字季義東陽人也二親沒宿

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為猛獸所殺置於謝鯤牽

之而斷髀晉書曰謝鯤在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

開戶鯤澹然無懼色便於窓中度手牽之髀至若餘

干大質伏候古今注曰孝和永元中雲南兩頭博物

雲南郡出茶首茶首其音蔡茂是兩頭鹿名也獸似

鹿兩頭其腹中胎常以四月中取可以治蛇虺毒水

昌亦有挾鄭弘之轂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臨淮太

弘怪問主簿黃國賀曰三公車畫解石勒之囚晉書

作鹿明府當為宰相後果為太尉解石勒之囚曰石

勒嘗備於臨水為遊軍所囚會羣鹿傍過軍人競

我也君應為中犬戎致周穆之獻國語曰周穆王征

州主故相救耳犬戎得四白狼四

服不鹿而荒王母薦黃帝之休瑞應圖曰黃帝時西王

符休又有與陶淡而偕隱晉中興書曰陶淡侃之孫雅

穀得白鹿子馴養之常與突邛山而出圍後周書曰

俱往還後遂不復還家帝怒諸將股慄俄有一鹿復

突圍而走賀若敦躍馬逐之鹿上東原棄馬步逐山

半便乃擊之而下帝惡趙高之指馬高見馬賦趙謹吳

大悅諸將皆免罪

唐之愛兒冥驗記曰吳唐廬陵人也少好驅媒獵射

值鹿鹿將鹿母覺人氣呼鹿鹿不知所畏徑前就媒

唐射鹿即死鹿母驚還悲鳴不已唐乃藏於草中出

應弦而倒至前邑復射一鹿箭反激還中其子唐擲

弩擁兒撫膺而哭聞空中呼釋楚國之耕家管子謀

口吳唐鹿之愛子與汝何異釋楚國之耕家管子謀

楚請桓公貴買其鹿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載助伍

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人楚人釋耕農而田鹿助伍

襲之哀悲孝子傳曰伍襲字世公丁父憂廬又若迂

道臺之乘穆天子傳曰天子征于道臺獵道之獸於

側魚切整黎丘之駕穆天子傳曰天子乘藻黃之乘

上牲牲既聞於興詠詩曰瞻彼中濯濯更形於風雅

詩曰鹿鹿濯別有荆門浮水遠崧白鹿山詩序曰荆

濯白鳥翯翯五百餘丈巨帶激流禽獸所不能履此岸有一白鹿

浮過江行人競逐之謂至山下必得之鹿忽飛超踰

岡壁而去故名扶南駕車南史曰扶南國有鹿車國人

此壁而白鹿山扶南駕車南史曰扶南國有鹿車國人

諫吳則游於姑蘇漢書曰伍被諫淮南王曰昔子胥

姑蘇之臺今臣亦諷漢則禦彼匈奴武帝時有殺上

見宮中生荆棘也武帝時有殺上

使鹿者下有司殺之朔時在傍曰是故當死者三

當死匈奴有急以鹿觸盧度之壁蕭子顯齊書曰

之三當死帝默然故之觸盧度之壁始興盧度隱居

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押褚量之廬唐書
其壁度日汝勿壞我壁鹿應聲去唐書
無量丁母憂解職廬於墓側有所植松柏時鹿犯之
無量泣而言曰山中衆草不少何忍犯吾先榮樹哉
因通夕守護俄有羣資鄭人之走險見鄭伯以晉侯不
鹿馴狎不復侵害於楚鄭子家使執訊告趙宣子曰鹿死不擇音小國
之事大國也德則其入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
急何驗易象之無虞惟易曰即鹿無虞燦光輝之五色
紀休徵於瑞圖瑞應圖曰夫鹿者孝道則至

兔

伊彼鼯兔廣志曰兔淪精月光典畧曰兔者美騰山
於東郭見狗賦逐東郭而走注焉怒目於平陽
以兔與虎而輟之虎眇然環其眼王曰可惡哉虎假
在左右曰平陽之目可惡過此注平陽君王弟也假
舐豪而吐子論衡曰兔舐雄豪而賞食髓而飛觴俗

通曰食兔髓者令人面生髓食得髓賞以寒酒按秦
法峻故民食兔髓以為嘉瑞全已之髓也所以有賞
耳或以毛飛括地圖曰天池之山有獸或聞鼻決月
賦還欣壽永千歲述異記曰兔壽千狡存三穴後語
始萌注壽永千歲歲五百歲其色白狡存三穴後語
日馮諼謂孟嘗君為商紂而生角述異記曰商紂之
日狡兔有三穴為商紂而生角述異記曰商紂之
角兵甲將也勞楚王之佩玦淮南子曰楚王佩玦逐兔
與之兆也若乃稱躍躍躍躍兔兔美爰爰
愈疾破若乃稱躍躍躍躍兔兔美爰爰
范睢山東之喻諸侯譬若縱韓廬而博蹇兔也
斯上蔡之言史記曰李斯出獄顧謂其子曰吾欲與
可得梁冀為之而營苑張璠漢記曰梁冀起兔其可
識民有犯者罪至死西域嘗有賈胡來不孝王以之
知禁誤殺一兔轉相告坐死者十餘人
而作園謝惠連雪賦曰梁園若夫詩稱斯首
王不悅游於兔園若夫詩稱斯首詩曰有兔

燔之斯禮標明視禮曰在祭非宜出月失瑤光則兔行

音先出月注陰不銜詎能在水論衡曰儒者言月中無不死

者夫兔者石若叔林則產於牀下謝承後漢書曰儒

月氣耳赤鳥巢於屋梁蔡邕則擾之室傍後漢書曰蔡邕性

兔產於林下年筮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衿帶不寐七旬赤表盛

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其室傍王赤表盛

王之瑞瑞應圖曰赤兔者瑞黑為革命之祥晉書載

勤時任平令師歡獲黑兔或以為勒革命之祥於晉

以水承金兔陰精之獸玄為水色於是改年太和

賜領軍之姬侍典畧曰周命尉遲迥代蜀太祖送於

網誓曰若獲此兔必當破蜀應聲獲之太祖喜貢鄰

日寧平之日賞汝佳口及克蜀賜侍婢二人國之嬪嬙

鄰國貢嬪嬙者明又有身居月腹兔騰精顧豪出玄

年姚興果來獻女又有身居月腹兔騰精顧豪出玄

兔范子計然曰兔喻得道於忘蹄莊子曰蹄者所以

蹄注蹄鄙愚人之守株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株

守株復得兔若夫逮日追風淮南子曰以兔之走使大如

復得兔不走走街積市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追之積兔於

人有卯日之稱抱朴子曰山中卯毫推趙國之美廣

曰漢諸郡獻兔毫書鴻投華秋而獲兔隋書曰華秋

都門題唯趙國毫中用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止之人

有獵逐一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異而免之自

爾此兔常屯射犬而必死獻帝春秋曰張揚將駐固

宿廬中本名曹公曰兔見犬必驚不宜居此固張華傳物吐子

不從曹公曰兔入犬城進軍擊平之曾見於口中傳玄作歌

擣藥仍聞於月裏藥傳玄歌辭曰兔擣



